

□ 12
476
8



十三經注疏

尚書四

四二 12
476
P

12
卷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所錢支
有翰
志
回
同
校
定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

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音范錡胡老反本

又作部武疏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

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

伐紂故此言勝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

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

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

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

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

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

武王

18
8

書疏十二卷

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
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
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
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
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鎡知歸
者歸鎡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
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
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
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
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
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
朝鮮去周路將萬里間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
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
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言天地之大
法
疏
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
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
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咸用六極言禹第敘九
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
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

大至大法。正義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
洪大範法皆釋詰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商

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
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
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

常生之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
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

彝倫攸敘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
疏
惟十至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
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
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諸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
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
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
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
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
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
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
成也。傳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爲成

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則獨不可言。天帝怒，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餘人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餘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之道。正義曰：傳嫌舜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詰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為伏羲繫天，而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

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初一日五行，以九類類一章，道敘敘，敘數由洛書耳。次二曰農用八政，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二曰敬用五事，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農馬。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六曰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次七曰明用稽疑，正用五紀。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明用上筮。考疑之事。

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

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日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小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象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成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醴，則農是釀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入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入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是祓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傳：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行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行一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麻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中也。○傳：信人至第敘。○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

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禹為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摠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也。○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言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文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

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
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
先有摠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
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
摠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
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十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十且疑事
既衆不可以數摠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
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
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
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
包之福極嚮成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
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
禹第之摠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
皇極若得則分散摠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
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
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
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曲直金可以改。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
更。曲直金可以改。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
水鹵所生。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曲直作酸。潤下作鹹。

作辛。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各於上條列說以成之
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其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
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
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
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言五行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
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
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
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
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

書統十二卷

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水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為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者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用人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

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趨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其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土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位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

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一五事。一曰貌。容儀。本亦作貌。二曰言。章

三日視。觀正。視常止。四曰聽。非。五曰思。心慮所

如字徐息。貌曰恭。儼恪。儼。言曰從。是則。視曰明。必

審。聽曰聰。諦音帝。思曰睿。必通於微。睿悅。恭作

肅。敬。從作父。治。明作哲。照了。哲之舌反徐。聰

作謀。所謀必成。當。睿作聖。於事無不。疏。二五至作聖

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

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

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

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

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

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暫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

別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

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

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

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

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

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

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

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

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

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

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

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

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

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

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非。善。惡。之。稱。但

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

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

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

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
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
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
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我人從我
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
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
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
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
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
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
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
睿小緣其能通微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
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眾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
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
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
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
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君致是君致也案庶徵之意
休徵咎徵皆肅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君致也休咎之所
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
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

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 三八政 一曰食 勤農 一曰貨 實用 一二

曰祀 敬鬼神 四曰司空 主空土 五曰司徒 主徒 眾教

以禮 六曰司寇 主盜盜使無縱 七曰賓 禮賓客

八曰師 簡師所任必良士卒 疏 三八政至曰師 正義

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也二曰貨教民使求
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
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眾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
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
人最急故教為先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之用故貨為三也足
所以得食貨乃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四也雖
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住居民故司徒為五也雖有
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
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
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

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正義曰貨者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

必長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

五紀一曰星威 四時 一曰日月 一月 二曰日 日紀一

四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

曰麻數 麻數節氣之度以 五 五紀者五事為天時之經

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麻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麻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麻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節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麻數摠麻四者故歲為始麻為終也○傳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子丑昏昏參中且尾中

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
寸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
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
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
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
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
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
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
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
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合
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
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
日在婺女日在角季日在柳孟日在房孟日在尾仲日在斗季日在
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
辰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麻數至民時○正
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
成一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週與日會每於一會謂
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

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
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
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
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
之麻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
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麻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
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
有極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 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 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 **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則無淫過朋黨
之惡比周之德爲天下皆大 **疏** 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
爲中正○比毗志反注同 **疏** 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
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
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

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

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止。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之

錄敘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羅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

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好呼報反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下遐 嫁反 則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

無虐瑩獨而畏高明可勉 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

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作亡侮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

瑩岐局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

疏 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

書疏十二卷

上

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礙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矣。傳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敘也。因上敘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敘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礙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人之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

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治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榮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樂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以為據人臣謬也。

邦其昌

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凡厥正人其昌盛。其行如字徐下孟反。

既富方穀

此其正直之人既富以爵。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辜取罪而去。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辜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

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
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
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
有中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
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偏下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
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
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
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道而行
之行實得中則天不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
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
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比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比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比順是行之則
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近之近。**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
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

務**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
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
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比其眾民中
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
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
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
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
不務大。中矣。**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二曰剛克。剛能立
中矣。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曰柔克。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直
馬云。勝也。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直
弗友剛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變友柔
克。熒和也。世和順以柔。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
能治之。熒息協反。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
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
為美食。辟徐補
書疏十二卷
左

亦反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

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也。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不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隨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

頌辭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變和也釋詁云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剛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

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

人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乃命卜筮建立其人

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霽者曰蒙蒙陰闇

工反徐音亦注同屬音燭曰克兆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

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立

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三人。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

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眾故後世遇

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君臣不同決之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

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

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行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
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
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一兆之
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
之兆又云連山虛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
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
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
牲云夏收殷嗥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
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立易贊亦云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
爲夏殷周卜筮各以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
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
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
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
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
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
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
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心以謀慮之
次及卿士庶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

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立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
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
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
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
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
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
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
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
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
人主爲一又摠羣臣爲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
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
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
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
意吉凶龜占兆告以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
改也○傳動不至逢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
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卜年七百是後
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
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
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

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傷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八庶徵疏正義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暘音陽乾音干燠乃管反長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言五者之丈反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者一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

疏曰雨至無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音行於天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眾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眾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時則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兩處至眾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煖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為眾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

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智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土沴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土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為風是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火之生中陰恒若為咎也。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傳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卜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

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敘美行之驗。行下孟反。曰**肅時寒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

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曰**哲時燠若**。君能謀則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音嗣又音哲。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

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

徵。敘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君行狂疾則時雨順之。曰**僭恒**

暘若。君行僭差則時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音舒。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之疏

曰咎之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

則常兩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賜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
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
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
曰此故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
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
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
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父也明不照物則
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
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
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情也
以對照哲故為遲情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
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
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
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總羣吏如歲兼四
時。省息井反
卿士惟月
之有別。別彼列反
師尹
惟日
職如日之有歲月
歲月日時無易
常各順百

穀用成父用明

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
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賢臣顯用
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
易喻君臣

易百穀用不成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

不寧

君失其柄權臣擅命
治闇賢隱國家亂
疏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

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摠羣吏惟如歲
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眾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
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
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
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
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
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
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
家用此而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
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
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
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

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摠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眾正至歲月○正義曰師眾也尹正也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庶民惟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呼報反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

疏
庶民至風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以亂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

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名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政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常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法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北極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

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
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
多雨其交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
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
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
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
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
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
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
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
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
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
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
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財豐
備
三曰康寧無疾
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
五曰
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
橫天○橫華孟反又如字
六極一日凶短

折 ○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 一曰疾 常抱
○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音之舌反 疾苦

三曰憂 多所 四曰貧 困於 五曰惡 醜 六曰弱 厄劣

鳥黃 疏 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
反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日考終
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
短折遇凶而橫天性命也二曰疾病常抱疾病三日憂常多憂
四曰貧困之於財五日惡醜狀醜陋六曰弱志力虧劣也五
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
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
云此數本諸其尤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
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
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
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
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
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是善故好之無厭
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
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

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天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厄劣。正義曰厄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所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

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武王既勝殷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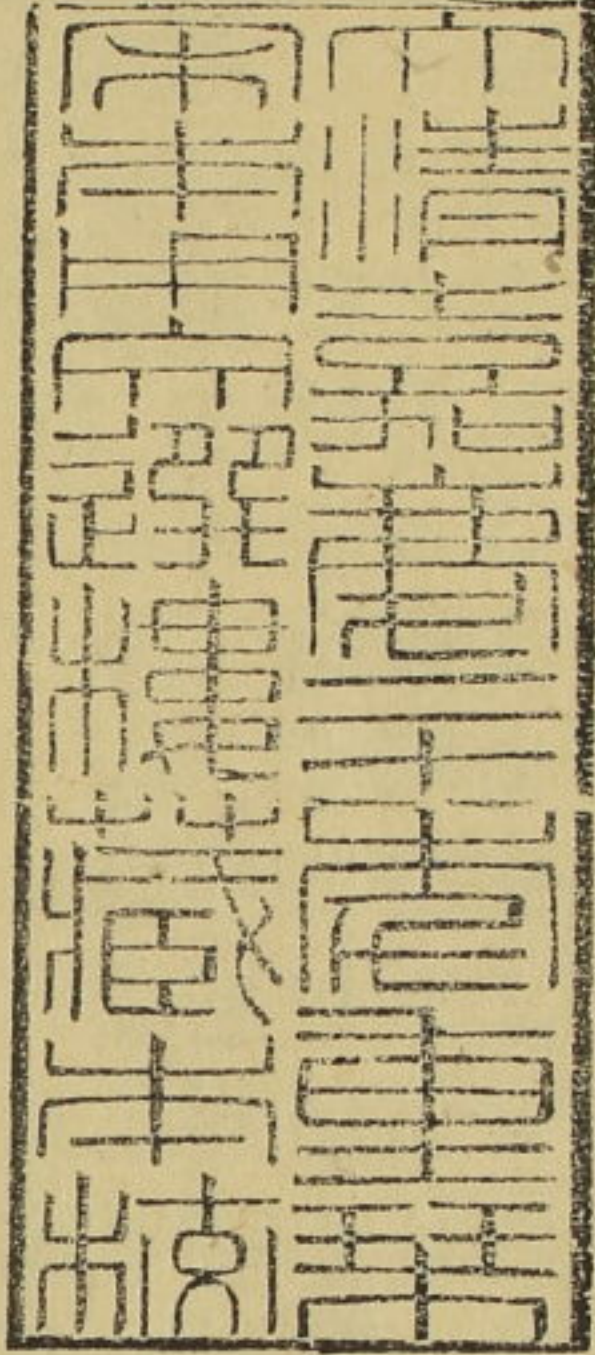
諸侯班宗彝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班本又作般音同。作分器。言諸侯

有分也。亡。分。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扶問反注同。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賁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卷之十二



江西鹽法道胡稷棻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十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七古文尚書洪範第六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十一

立武庚

古本庚作康注同非也

歸鎬京

陸氏曰鎬本又作鄗

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

宋板閩本同毛本紂作殷

洪範

問天意何由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問誤周

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

宋板復作得

亂陳其五行

史記集解句首有是字按疏云是乃亂陳其五行似宜有是字

井陘本刊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木作水按作本與襄十五年左傳合

欲爲亂也

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閩本同毛本不誤

水失其道

纂傳道作性按性字是也

畀與釋詁文

孫志祖云與爾雅作予

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

浦鏗云繼誤繫

通人討覈

宋板同毛本討作計

初一日五行

唐石經別起一行九疇皆然

○皇大至之道

案。下誤脫傳字

木可以揉曲直

史記集解作木可揉使曲直

金之氣

葛本嘉萬本閩本同毛本氣下有味字史記集解作金氣之味按金氣之味猶上言焦氣之味也鹹

苦酸辛甘皆以味言不以氣言金之氣乃腥也古本味下衍之也二字

名爲人之用

閩本同毛本名作各案所改是也

百姓之求飲食也

閩本同毛本求作所與岳本合求字誤也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纂傳亦作或

臭之曰氣

宋板臭作嗅

二五事一曰貌

陸氏曰貌本亦作頽

明作哲

古本作作曰誤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選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按疏云王肅

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段玉裁云說文日部哲昭晰明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哲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

所謀必成當

史記集解當作審

言乃可從

宋板乃作必按宋板是也

不乖倒也

宋板閩本同毛本倒作刺盧文弼云宋板非

哲智也

宋板嘉本閩本同毛本哲作哲

故教為先也

宋板教作食按教字非也

若以一字為名

纂傳字作事是也

且觜中

盧文弼云觜下宋板有觜字而考文獨未載未

且觜觶中

知盧所據。按有觶字是也月令云仲秋之月

何謂也對曰

宋板閩本同明監本也作辰毛本也下有辰字

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

案季秋下十字誤衍

民戢有道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

衍字也

無虐戮獨而畏高明

孫志祖云熒周官大司寇疏引作惇

皆人言曰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皆作此案浦鏗云此人言三字疑衍

謂治受以

閩本同明監本治作始毛本以改作取

于其無好德

按疏云無好對有好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

至傳乃有之耳

又云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蓋謂經文無好

定本作無惡也

無偏無陂陸氏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書藝文志

無偏無陂

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

偏無陂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

監本未嘗復舊也顧炎武曰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

有人用側頗僻之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為協。按頗陂皆

以皮為聲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陂與荷為韻是陂頗同

音也開元之改非但不知義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

乃大和石經恪遵開元之詔而紹興石經不遵宣和之詔何

也今惟足利古本尚作頗字又按疏云無偏私無頗曲又云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此在孔疏元本必皆作頗後人據今本經文改之而所改又復不盡耳又按匡謬正俗卷六引無偏無陂遵王之誼證誼字有宜音此亦本作頗而後人改之也蓋顏氏亦知古韻部分與今不同宜字可以韻頗特未明平仄通協之例故有此迂論耳其注漢書亦多類此

言當循王之正義以治民

史記循集解作修

不失其常

岳本宋板其作是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按漢書翟方進傳注師古

引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若非熹平石經即唐初孔傳本如是

在位不敦平

史記集解敦作端與疏異

燮和也釋詁詰

案下詰字當作文

曰蒙曰驛

孫志祖云案經文本作蒙圍而傳讀為蒙驛耳孔疏猶作蒙圍且云蒙聲近蒙圍即驛也可證經文

之作蒙圍矣不知何時徑改經為蒙驛沿誤至今幸疏中字多不及全改後之學者猶可尋求是正也。按改作蒙驛在唐天寶開寶時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氣洛驛不連屬

案洛當作落各本皆不誤此特寫者脫耳

卜五

監本脫卜字按上傳卜筮之數監本數下有七字即此經卜字之誤也

則濛是闇之義

宋板同毛本濛作蒙

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宋板細作紐

王肅云卜五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

閩本同毛本一作三是也

次及卿士眾民

案主當作士形近之譌

傳動不至逢吉

案逢當作遇毛本不誤

以下傳云一從三逆 宋板一作二是也

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 宋本同毛本故作人屬上讀

課有一從 宋板同毛本課作謀

若三占之俱主凶 宋板無主字

正義曰 按疏首疑脫入庶徵三字

煖以長物 古本岳本宋板煖作煖按史記集解亦作煖疏云煖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是疏亦作煖

五者來備 王應麟云五者史記作五是而今本史記仍作者蓋元明以來刊本之誤也七經孟子孝文云古本

者下有是字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通說詳尚書撰異

則眾草蕃滋廡豐也 古本草下有物字史記集解有木字按疏釋經云眾草木蕃滋而豐茂則

當有木字又釋注云眾草百物蕃滋廡豐則當有百物二字滋廡二字史記集解倒

謂不時失敘 史記集解作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似誤

惟木沴火 浦鏗云水誤木按浦按是也

釋詁文廡豐茂也 浦鏗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有無相刑 按刑疑形字誤

君行政治 史記集解無行字與疏合

君行狂疾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疾作妄與疏合

君行蒙闇 按稽疑章之蒙與此章之蒙史記俱作霧集解引此傳蒙闇即作霧闇則孔本此經亦作霧明

矣或疑疏引王肅云蒙瞽蒙似此經不當作霧然古字音同皆相假借前既以雩為濛此何妨以雩為濛薛季宣書古文訓洪範兩雩字俱作蒙非也

此故咎皆言若者 毛本故作休故字誤也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浦鏗云按疏云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此有者當是後人增入

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

毛本南北二字互

交路而過

宋本路作絡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折未三十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三作二

任其所好而觀之

而上宋板有從字

能者養之以福

盧文弨云當作養以之福。按養以之福見漢書五行志杜預注左傳云養威儀以致福疏云養此威儀禮法而往適於福是杜孔所見左傳並與漢志同不知何時誤倒以之二字并改此疏失之遠矣

賦宗廟彝器酒罇按罇俗字也疏作尊傳文誤刊

言為尊之法正

浦鏗云也誤正

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案亡字似因傳文而誤衍

底貢厥葵

西旅之長致貢其葵犬高四尺曰葵以犬為異。底之履反長丁丈反。

太保

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陳貢葵之義以訓諫王。

疏

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

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犬名葵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葵之義用訓諫於王。傳曰夷至不服。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在南方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

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葵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葵釋畜

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葵。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昌氏反又武氏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

伯叔之國時庸展親。用誠信其親親之道。是疏曰

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

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

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

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綈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至其職也。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

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相見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狎，易羊質反。德盛不狎侮。慢之有。易以敬反。狎侮，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其勞則力盡矣。疏。人不至其力，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

小人罔以盡其力。其勞則力盡矣。疏。人不至其力，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

小人罔以盡其力。其勞則力盡矣。疏。人不至其力，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

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葵非中國之大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濇是非此土所生不畜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行下孟反。累劣偽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吳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連反。吳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勉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疏**嗚呼至世王。正義曰聽戒以終故又于況反注同。○疏。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所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善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

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滄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滄亦廣
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
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
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
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
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
乾乾易乾卦文曰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
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
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
用已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
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
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
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反圻音祁

疏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
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

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
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
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
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
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
言之旅訓爲陳陳
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
豫滕徒登反緘工咸反
爲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

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
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
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
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爲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緹滕毛傳云緹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鑲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被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下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彼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豫本又作杼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為于偽反戚于歷反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以為功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

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為壇於南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

方北面周公立焉對三壇上植璧秉珪乃告大王

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植時織反徐音置贊

音至祝如字或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

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為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墠墠內築壇

為三壇同墠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

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

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

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王耳鄭玄云時為壇壇於豐壇壇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

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册**

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為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虐疾暴也。遘工豆反遇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 諱君故曰某厲虐疾暴也。遘工豆反遇也。

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聖人敎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

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用**

能定爾子孫丁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武言

王用受命帝庭之說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

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

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反下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且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墮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墮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

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且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為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收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置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收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款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

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兆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壘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命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絲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

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

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

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惑成王。喪蘓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璧云。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于後公

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

疏 武王至誚公。正義曰

矯反誚在笑反以遺唯季反。公於成王之世為管蔡

所誣王開金滕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請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請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

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王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字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道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四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滕之書迎公來反乃居攝後

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
及賜鴟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

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
故有風雷之異○樓戶郭反

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
大恐○拔皮八反

王與大夫盡弁
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
反徐扶變反應對之應

乃得周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
說如字徐始銳反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偕王啓之故
先見書史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皆從周公請命○倡昌
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
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

王執書
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
天意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
家惟予冲人弗及知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
昔日忠勤○冲直忠反

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
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
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禮有德之宜○新逆馬
本作親迎遣使所吏反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
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
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

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貝貨遍反

疏秋
至大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

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

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

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

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

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書疏十三

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
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
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
東二年未有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
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閭故常風順之風是闡微而
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
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
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
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
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
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
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得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
未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
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
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
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
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

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
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
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傳周公
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
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
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戩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
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邊豆是國家
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
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
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
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即反風起禾明
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
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
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
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
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失意太曲碎當非
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
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監古懺反視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

天下。相息。亮反注同。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

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序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

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邯鄲衛是也邯以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三監

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

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

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

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足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

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

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

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

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憇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

是也。大誥名篇。誥本亦作堯。疏。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

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

書疏十三

書疏十三

書疏十三

書疏十三

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爽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難乃且反延洪惟我幼冲人凶害延大惟累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偽反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

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弗弔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難乃且反延洪惟我幼冲人凶害延大惟累言其不可不誅之意累劣偽反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

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

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已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

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反徐音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之將欲伐四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王謂文王

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季反疏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

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眾國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

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

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

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

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

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厥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

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也。疆界別是無窮大數長遠六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也。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不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威用而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之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曰有大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四國作大難

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腆誕敢紀其

敍。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

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

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力。今蠢今翼日民獻有

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

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以爲美。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疏曰有至

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

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

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敍而欲興復

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

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

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

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

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

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小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

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

寧其事正而復言別加一日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

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

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

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

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

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

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

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
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
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
問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
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
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
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
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戒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
我卜并言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
異
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告
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庶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臣謂祿父○逋布吾反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眾國上

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為大難敘其情以戒之

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

宜從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美之故
卜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

事者曰我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
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
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
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
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
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
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曰肆
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萊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
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
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愬呼大夫為
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之爾
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

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較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官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道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肆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肆

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童人予造天役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鯀故頑反。

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為也。馬云

也越予沖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遺也。越，予沖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叩，五

剛反剛反也。緩予曰無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我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慈音秘疏

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鯀寡受害九

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

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

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
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印我恤憂也。
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
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眾國。君言難除則義施
也。傳汝眾至之助。正義曰。緩安也。忠勞也。言我既施義
於汝。汝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口無勞於憂
令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
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
已。助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卜吉當必征之。天
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吉可知矣。亦文王。相息亮反。嗚呼
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
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
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事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天棗忱

辭其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

天亦惟用勤謀立其功必我民若有疾天亦勞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欲安之如人有

疾欲已去之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
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
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

民之王惟下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
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
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
大天之基業下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
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
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
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
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勤勞來我周
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
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
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
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
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
前安人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
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
慎釋詰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
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
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

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詰云裴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
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
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民
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
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
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
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天意惟言當終文
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王
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
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反難乃且反下為難同。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
其易則難者可知。底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
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矧肯穫。况肯收穫乎。蓄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蓄穫
戶郭。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
反。書疏十三

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肆于曷敢不越印救

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若

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

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疏王曰若至

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弗救。正

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

我其往東征矣我祖之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乃以作

室為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

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蓄耕其田殺其草已

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沉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

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

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

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

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

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長者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

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

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

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獲乎。正義曰上言作室

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

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

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

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

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

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

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

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

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踏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踏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邦

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

惟大艱人誕鄰

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謂三叔也惟大為難之人

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疏王曰鳴至不
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鼓反。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
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
道者亦惟有十八人此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
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
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
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
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
法也彼變易天法君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
變易也。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
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
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
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
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
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

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
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
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
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
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
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
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
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

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

力勇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

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率寧人有指

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卜以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
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
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
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
吉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
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不從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
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
必從○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之德大言文王德當天心天
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言文王德當天心天
天命今於我何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
也○傳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今天下疆土
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
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吉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
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
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
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武庚命微子啓代殷

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作微子之命封命疏成王之

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
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
簡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
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
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
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哀
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肉袒
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
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
手於復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

書疏十三

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命為湯後使微子之命稱其本爵疏微子之命祀湯耳不繼紂也微子之命以名篇疏微子之命君陳命書之辭以為此篇也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元子故順道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賢之義言今法之政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澤流後世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

德垂後裔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木也

爾惟踐修厥

猷舊有令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令聞如字又音問

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篤本又作竺東谷反

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正義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為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

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
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
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
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僖
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
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
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
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 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
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
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
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
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脂反

世世享

德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
周無斃 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嗚呼往
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
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
反穗似醉反 獻諸天子 拔而
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歸禾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
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
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
傳唐叔至一德。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食邑
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
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
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

作

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馬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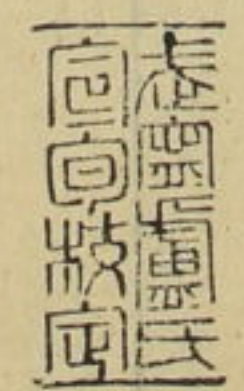
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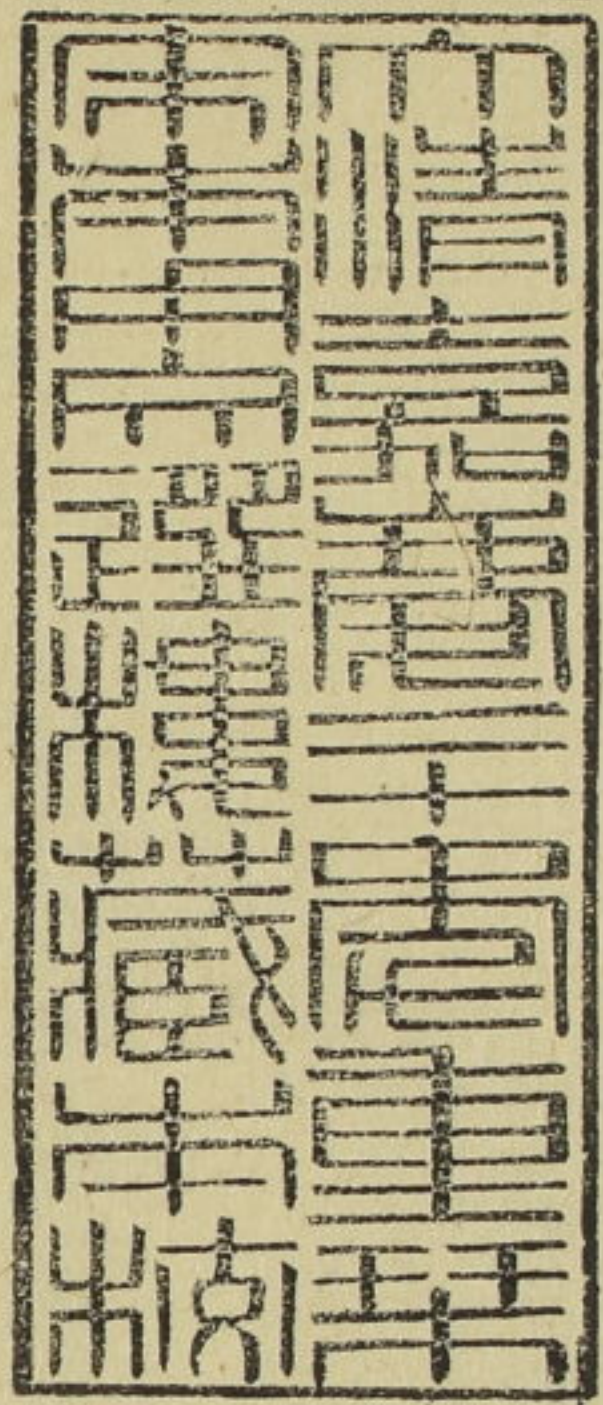
作嘉禾

天下和詞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不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江西

直胡櫻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宋板作十二

旅葵第七 周書

太保作旅葵

唐石經岳本纂傳同毛本太改作大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不發音知係太字下同

強大有政者為道豪

岳本通作首道字誤也

西旅之長

闕本葛本纂傳同毛本旅作戎與疏標目正合

故銘其楛曰

浦鏗云楛誤楛按魯語作楛

賤用物

按疏傳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謂此句賤上俗本有弗字也疏不釋經故因釋傳而并及之

所以化治生民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俗

寶賢生能

毛本生作任案所改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不役至人安 朱板人安作道接按疏釋經實至道接而止宋板是也自不作無益以後祇釋傳不釋經以前後各章例之疑有脫誤

惟皆正矣 毛本惟皆二字倒

遊觀從費時日 岳本從作徒從字非也形近之譌

終累大德 羣經音辨公部云彙連也書終彙大德。按彙累古今字

金滕第八 周書

不欲人開之 古本入下有之字按史記集解作不欲人開也與疏合

有金人參緘其口 開本同毛本參作參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作參此殆言其誤

弗豫 陸氏曰豫本又作悖按說文引作有疾不念釋文別本作悖蓋卽念字也

問王疾病瘳否 宋本瘳上有當字通解同

但不知以何方爲王耳 閩本同毛本王作上

詩說禱旱至圭璧旣卒 宋板至作云通解同

史爲冊書祝辭也 史記集解辭作祠

太子之責 各本太作大太字誤也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古本有下有所字

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古本救上有命字非也有依歸古本作有所依歸也案此依史記集

解改

謂負天太子責 岳本太作大太字非也下並同

凶則爲不許我 宋板通解俱無爲字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 通解遂作逐纂傳故作而

令請之於天也

岡本明監本同毛本令上有欲字

卽於壇所

岡本明監本通解同毛本卽作既

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宋板與作以盧文弨云非

乃流言於國

葛本於作于下於孺子同按語助之於尚書皆
兩句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各本並作於薛氏古文訓
亦然蓋傳寫舛錯初無義例葛本獨於此兩句仍作于又葛
本之誤也

公於成王之世

宋板公上有周字

傳王叔至成王

各本王叔作三叔王字誤也

救其屬臣

宋板救作救

禾盡偃

古本禾下有則字以意增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葛本皆誤作者命下古本史記
集解俱有者字

言已童幼

岳本童幼二字倒

發雷風之威

纂傳雷風二字倒

周公以成王未寤

葛本岡本明監本同毛本寤作悟。按
史記集解亦作寤

改過自新

史記正義句首有成王二字

盡起而築之

陸氏曰築本亦作筑字按馬鄭王皆訓築爲拾
釋言云筑拾也訓拾者宜作筑孔不訓拾而別
本亦作筑是築筑古蓋通用。按筑與撥雙聲故得訓拾築
筑皆非正字且馬鄭王並訓築字爲拾或漢魏時爾雅亦作
築未可知也

桑果無虧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桑果作禾本按桑
果言木百穀言禾若作禾木則下百穀複矣所
改非是後正義同。案正義釋經禾木無虧是摠承上文
故各本皆同皆不誤毛本此傳此疏因之誤改不知上下

文各別也

亦如國家未道焉宋板同岳本未作失盧文昭云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宋板是也

大誥第九 周書

大誥陸氏曰誥本亦作堯案依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當作堯不作堯

陳大道以誥天下岳本纂傳誥作告下傳順大道以誥天下岳本作告纂傳作誥

惟我幼沖人古本惟下有累字按疏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是孔穎達所見經文無累字

就其命而言之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言作行與疏合岳本考證云案文義行字為長

當誅叛逆宋板同毛本當作將

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宋板者下空一字

六世三十

宋本六作卜是也毛本作傳亦誤

以于救寧武圖功古本救作撫下救寧王大命同。按撫即攷字說文攷撫也从支匚聲讀與撫同段

玉裁云

四國人賢者有十夫古本四國人作四國之民

正而復言毛本正作止是也

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宋板有作友按疏意似當以有為是

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宋板無綏字是也

義爾邦君古本義作誼

責其以善言之助古本宋板之助二字倒按疏云責其無善言助已則傳當云責其無善言之助責乃責讓之義非責任之責也

哉我童子成王

案哉各本皆作故哉字誤也

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浦鏜云謂疑為字誤

言得我之力

宋板同毛本力作功

言天美文王與周者

纂傳文作寧後並同按王氏據蘇氏說以寧王為武王凡孔傳武王字率

改為寧王不可為訓

人獻十夫

古本人作民

亦文王

岳本亦作言

天闕毖我成功所

錢大昕曰天闕毖我成功所傳訓毖為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

云闕慎釋詁文考釋詁本云毖慎也經既以闕為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詁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偽孔傳尚未誤也。按下經勤毖傳解作勞慎此傳云慎勞則經當作毖勤莽詁於下云天亦

惟勞我民是訓勤為勞也

闕慎釋詁文

孫志祖云闕爾雅作毖

亦民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作民是也盧文弨云毛作同是上言國家此方說民不應言亦民。

按國家如此民亦如此故曰亦民之義

矧肯構疏云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按矧況也況益也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也段玉裁云

今不正是棄之

闕本正初亦作正後加彳毛本因改作征

民養其勸不救者

古岳宋板勸下有彳字

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

浦鏜云此當此字誤

亦以不印為惟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不二字倒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古本作王曰嗚呼肆告我爾庶邦

爽邦由哲古本由作用

所以知必克者按者字疑之字之誤宜連下故字為句

君不早誅之毛本君作若案所改是也

微子之命第十三案三字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古本庚作康非也

微子作告闕本同毛本告作誥是也

右抱茅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抱作把。案下右把茅也

縛手於復岳本復作後復字誤也

正朔服色毛本服誤物與疏不合各本皆不誤

與時皆美纂傳皆作偕

放桀邪淫蕩之德古本岳本俱作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宋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岳本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案流當作

言能踐湯德纂傳無言字按傳上云汝微子謂經所謂汝

曰篤不忘陸氏曰篤本又作竺

是二王後為郊祭天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為作得按纂

以蕃王室陸氏曰蕃本亦作藩

以輔我一人 古本輔下有成字

傳唐叔至一德 案德當作穗

以善禾名篇 岳本宋板纂傳善作嘉

告天下亡 古本作布告天下亡也

尚書按勘記卷十三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棊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監三 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亦作畔 作康誥

酒誥梓材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 疏 成王

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

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眾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鄰也其地理志邠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邾鄰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視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唯鄭玄以康為諡號以史記卅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諡而康叔之康惟三月哉生魄

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窺普白
反馬云臆臄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臄名曰魄
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

都邑於東國洛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納如鏡反
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

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周
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

洪治同一本作周公迺
疏 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

洪大誥治勞力報反
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

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

國洛水之洎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

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勤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

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

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

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頌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大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每畿計之至衛服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出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上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

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月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納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三日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反下同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以修治一二邦皆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
天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

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於

國於其民惟是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次序皆文王教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 **疏** 王若至東土

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昂許玉反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

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文王能顯

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况

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

漸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

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

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

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

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

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

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

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

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

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亦方伯則四

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

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

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

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

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侯

書疏

四

為滅殷之資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

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其德言以為政教。適音聿。又音

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往敷求于殷先哲。汝不遠惟商

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

考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考音狗。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

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于天為順德則。疏。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

不見廢常在王命。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調。武王尚行之

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

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

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

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

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

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

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

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

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

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教也。傳

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

此言求商家者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

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

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賤。故言用其安者。傳。大子至

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三

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

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

乃身敬哉。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勅動反。瘝古

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

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乃其父民。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已汝惟小子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

以安我所受殷之民眾。應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

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疏。王曰嗚呼小至新

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

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名遺

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

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

順者順勉力勤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

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

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桐痛至我言。正義曰。桐聲類於痛

故桐為痛也。瘵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

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

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之

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

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

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

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

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

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

政教日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

益新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

其重。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罪小

慎。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有厥罪小乃不可

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

于救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

反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汝如此者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

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

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

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王曰嗚呼封有敘

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惟民其勅懋和

民既服化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為善

自勅正勉為和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如欲去疾

棄惡修善。咎其九反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

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

罪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非汝封又曰

劓刑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無或劓刑人

所以舉輕以戒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曰以刑

為人輕行之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

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

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

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

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

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

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

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

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

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

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刑宮也劓

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无而呂刑亦云劓則

未明要有則而不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之又曰王

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則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

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

汝當布陳是法司收其眾及此殷家又曰要囚服念五

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

六日至子旬時不蔽要囚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

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

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卅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

服疏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

反疏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

法以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

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

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

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土事汝當用刑

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眾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

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

正條而殷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

準限之義故為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

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

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

未有順事君子將是有次敘惟當自謂

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言汝心最善我心惟汝所

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己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

識此意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

貨。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皆不畏

死罔弗慙。言當消絕之。○啓音敏慙徒對反徐徒猥反

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疏。凡民至弗慙。○正義曰言

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凡民至弗慙。○正義曰言

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

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

之故當慎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

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

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啓強

至絕之。○正義曰啓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

罪當須。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惡大

絕之。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子弟祇服厥

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于

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

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

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天惟與

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

書疏十四

○混徐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

武軫反所作違教之罰刑此疏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

亂五常者無得赦。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

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

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

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

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

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

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

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傳大惡況不孝父母

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況不孝父母

○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

不善况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

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同於父

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

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

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逃

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

父心即是上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况以為甚

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

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

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慈意以不

相傷者也。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

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

孝為摠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

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

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善兄弟曰友

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

書疏十四

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夏矧惟外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庶子訓人 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夏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

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 汝今往之國當分

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 **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汝乃其速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汝亦罔不克**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

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

一人以懌 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 **疏** 不率

懌。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則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

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懼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常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夏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世子云庶子也以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大夫為長散則夫耳。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

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王曰封夾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悅懌汝德也。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其惟

殷先智王之德用。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言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疏

王曰封夾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為是須汝善安民故我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

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混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
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
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
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至其
國。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
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
民不知道故無善政也。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
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德之說于罰之行

我惟不可不監頑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徐始鏡反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總屢未同

假

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

爽惟天其

罰殛我我其不怨

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

怨我。殛。紀力反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

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

王曰封子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
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
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有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
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
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
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
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
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
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也。傳假令至之言。
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摠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
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傳明惟至怨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
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
此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
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王

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言當修

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忱不則敏德

斷行是誠道大

任焉敬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

則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

絕亡汝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

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

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

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

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

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

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享明乃服命享有國

汝所服行之高乃聽用康又民高汝聽聽先王道疏

命令使可則德之言以安治民疏

王曰嗚呼肆至又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

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

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

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

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

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王

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聽朕告

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疏

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

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

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

疏

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王若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曰明大命于妹邦
言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

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勿令同乃穆

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

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羌弗為穆毀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蓋為昭大弗為穆王季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音竹律反掄音投蓋音張流反大音音太

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惟天

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音秘少詩照反惟天

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為于偽反下同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下天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越小大祀亦為亂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

王若至惟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以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

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
 公至北是。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
 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
 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是詩又云沫之東矣
 洙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
 東是地不方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
 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
 皆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
 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
 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
 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高圉為昭高圉生
 毀榆為昭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圍
 為穆亞圍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
 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
 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十六
 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穆與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邢
 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
 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
 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庶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

在西土。傳文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
 慎其眾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勅之丁寧慎
 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
 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
 人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
 言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
 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成者亦如
 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
 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也。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
 國有大小也上文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
 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
 行用酒惟罪身得。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酒。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祭於所治眾國飲酒惟當因。惟曰我民迪小

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皆聰聽

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

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

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眾國之君臣民眾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二我民迫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交

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文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眾國

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

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眾國者文

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國也。傳文王至心

善。正義曰以惟日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

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長丁丈反下注長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官諸侯之長同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

母

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牛亮反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

自絜厚致用酒養也

庶

眾伯君子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長官大夫

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不

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

正之德則君道成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矣○省悉井反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茲乃允惟王正

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

忘在王家疏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

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

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

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士

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

道由須進行人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

為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

能自大臣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

王家矣可不務乎○傳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

封之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

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

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

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眾伯至違犯○正義曰

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早

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

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士

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
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乎故為飲食可醉飽之
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遇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
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口
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
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
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
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
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
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
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
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
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
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
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可不用
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

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
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
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
義曰棗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
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眾臣也
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曰封我
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
智王謂湯蹈道**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畏天明著小民
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
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相息亮
反下**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
同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
不敢自寬暇自逸。暇退嫁反**矧曰其敢崇飲**崇
也自服自逸猶不敢況**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內服百僚庶**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越

百姓里居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

惟不敢亦不暇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酒

面善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疏王曰封我聞至祇辟

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疏。正義曰以周受於

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

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

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於帝乙猶保成其

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後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

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

乎於是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

百官眾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

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湏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

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

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

。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眾見也。下

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

於為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

常至為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

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逸豫。正義

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

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崇聚至

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

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泥敢聚飲酒乎明無也。飲

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

書疏十四

尹

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
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
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
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
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

戶甘反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

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誕惟厥縱淫泆施其政令

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

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縱淫泆于

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幸在言無忌憚。很胡懇反

商邑越殷國滅無懼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弗惟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

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

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

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

行惡自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

召罪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

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

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逸其內心疾

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

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

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淫穢聞在上

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

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言，紂大言，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眾至逸故。正義曰：紂眾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誥我不惟若此多。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工陷反下及注同。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

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工陷反下及注同。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

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予惟曰：汝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劫慈殷獻臣。劫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越獻臣，自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善於

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矧惟若疇，圻父薄違。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壽咨之。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

剛制于酒。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疏。予惟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辟必亦反，斷丁亂反。疏。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

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書疏十四

此之卑官猶尚固慎况惟汝之身事所當固慎况惟美道服行美事
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疇咨
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
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
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劫
固至用之。正義曰劫固釋詰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
相況豈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釋任之其文通於下
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
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
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
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
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
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
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
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
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
征伐在乎闕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
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至酒乎。近
正義曰宏太釋詰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

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
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
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
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豈殷獻已下獨言
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
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
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厥或詰曰
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惟
般家蹈惡俗諸臣惟眾官化紂日久乃姑惟教之有斯
沈涵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各反
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乃不
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
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疏厥或至于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殺。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眾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施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政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絜靜也。王曰封汝典聽朕忠汝當常聽念我勿辯乃司民湎于酒使

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梓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冶金

器曰疏

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取言若作梓材既

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王曰

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眾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

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 汝若恒越日我有師

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日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而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

必敬勞來之。勞力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以民

報反下同來力代反 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 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 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

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通反戕敗 疏 王曰至人宥

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 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其臣以通

常於是日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同

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眾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日我

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

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

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

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

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

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

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

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

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

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

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

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

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

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

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

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

也。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

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
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
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
認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
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
殺人所請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為此也。以上今下行行
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
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
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
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
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
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
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
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臣
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王啓監厥亂為
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王啓監厥亂為
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監王曰無
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為于偽反注同治直吏反。曰無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
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冤。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引養引恬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

廉反辟。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
扶亦反。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
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
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
大道以相容無使至於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
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
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
治之如此為監罔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
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
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

邦不亨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

字馬本作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敷下同先悉薦

反注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為監所行

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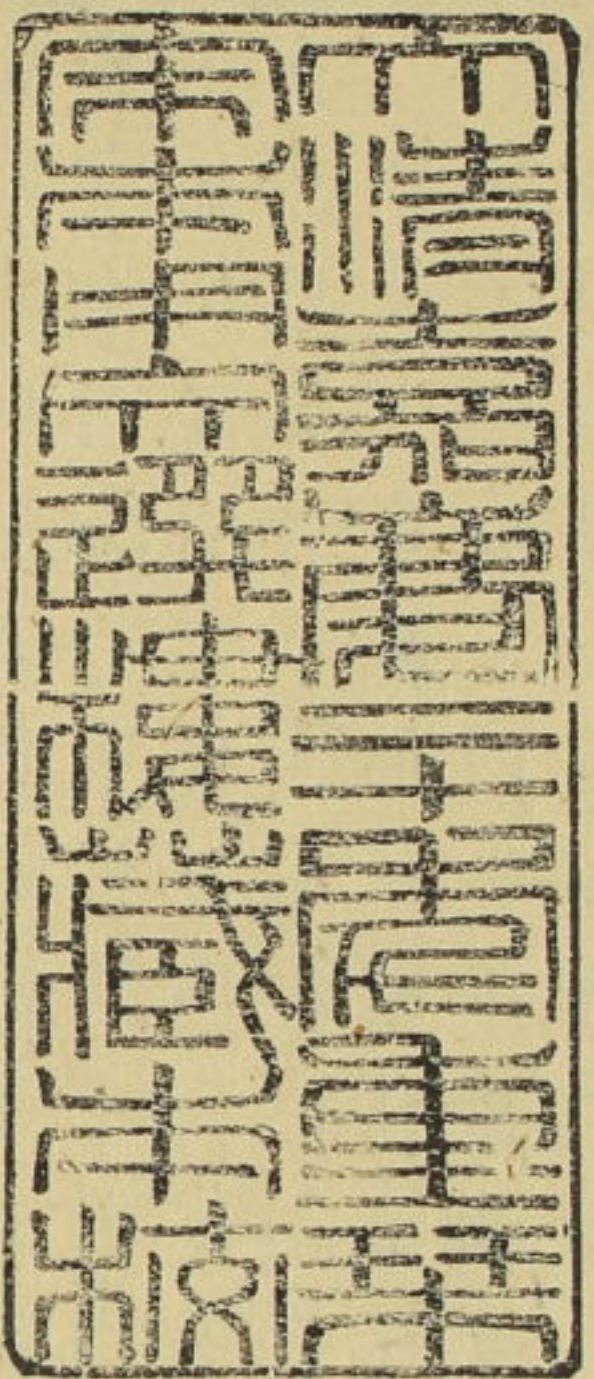
疏

今王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

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以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有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眾國使

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用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眾國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江西鹽法道胡稷棻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古本作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康誥第十一周書孔氏傳宋板十四作十三

康誥第十一 周書

以殷餘民封康叔

古本封上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案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

故使賢母弟主之

古本作故使其賢母弟主也與疏異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纂傳此注在序封康叔下諸本皆誤

周禮上公五百

宋板百下有里字是也

而康叔之康鄭為國

案鄭當作猶各本皆不誤轉寫之譌耳

乃洪大誥治

陸氏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誥以治道

古本誥作告

七年制禮作樂

宋板七作六。案當作六

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

宋板順作服。案明堂位作服。宋本是也。

日出當時之宜

毛本出作由

見亦上其勞

毛本上作三

其且猶至

宋板同毛本且作民

故於我一二邦

葛本閩監本俱脫我字

不侮鰥夫寡婦

宋板侮下有慢字

漸以修治也

毛本漸作皆

用兵除害于殷

宋板害作惡

以文王之德故也

宋板德作教

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

古本民上有治字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

古本汝作女篇內皆同

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調

岳本調作訓案調形近之譌

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

毛本缺事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

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桐矜注尚書曰桐矜

乃身孔安國注曰桐瘵也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音古頑反蓋章懷所見孔氏尚書作矜可證瘵為矜之俗字矣

人情大可見

古本纂傳人作民

起於小

古本起上有大字

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

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案而云疑當作

上云

以小人難保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保作安

我聞名遺言曰 毛本名作古案所改是也

非皆 陸氏曰皆本亦作省。案潛夫論作省

乃惟終自行之 岳本自作身與疏合案纂傳已誤作自

惟民其畢棄咎 古本無惟字

言得刑殺罪 岳本罪上有人字

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又作文

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案或以爲此經文似本作又曰非汝封又曰劓刑人有兩

又曰無煩朱子疑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之上也臣謂正義文理拙澀周公述已下十八字爲一句而下文又申明之不常疑經文有兩又曰脫其一也又曰要囚正義又重言曰

重刑之至也 案疏標目及舉傳文俱無也字

爲奉土事 閩本同宋板土作王毛本作上案上字是也

用其義刑義殺 古文義作誼

勿庸以次汝封 古本庸作用

我心我心 閩本葛本同毛本下心作德是也。案葛本誤以上二字屬上句下二字屬下句故有此誤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盡作而

惟汝所委知也 宋本同毛本委作悉案作委是

述康叔爲言故云亦 宋板亦作已案經文有已字無亦字今本誤以此已字屬下句故有

此誤

盤庚已訓 宋板盤上有於字是也

當須絕之 閩本明監本無須字浦鐘云案傳當作消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 諸本同毛本誤作熬

不友兄弟者乎 古本友作善

為人兄 古本為上有於字

弗友不恭 古本岳本纂傳弗作不

不能自愛其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字是也

釋親云 孫志祖云親當作訓

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 宋板同毛本若作者案山井鼎云若字似屬下句然為未

穩浦鐘云者當也字誤

及外庶子 案此四字於本節經意無當疏亦無釋疑衍文

越厥小臣外正 古本無厥字

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 閩本葛古同毛本思作忌句末古本有矣字。案思字誤也

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猶作諸

則為酷虐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惟

是不明為臣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作非案所改是也

即敬德忌刑 宋板即下空三字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古本時作是

爽惟天其罰殛我

古本我上有於字

我罰汝

古本罰下有誅字

其上明聞於天

宋板同毛本其作有

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

盧文弨云之字疑衍

故曰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德下有刑字

無令有非

古本非作罪

敏為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見下有有事之速三字是也
許宗彥曰浦鏗以毛本為衍殊非

則不絕亾汝

古本作則不汝絕亾

而不念

古本作而不思念也

聽朕告汝

古本唐石經告作誥

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古本即作則是也

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殷國

閩本明監本世世作世亨
毛本世世同殷國作享國

與纂傳合

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

浦鏗云言字當在不絕下

酒誥第十二 周書

文王弟稱穆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弟俱作第案說文有弟
無弟後世次弟之弟既別從竹則此當作第

將言始國在西土

宋板在作於

亦為亂行

古本作而亦為亂行也正義曰俗本云不為亂
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

以此眾事少正

盧文弨云事當作士

此妹與沫一也

齊召南云疏此段脫誤不一此妹與沫
一也沫字上脫靡風桑中之五字沫字

下脫鄉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為殷紂之所都也詩又云洙之東矣洙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誤

皇僕生羌弗為穆 宋板閩本同毛本羌作差下同

羌弗生毀榆為昭 閩本同毛本榆從才下同

毀榆生公飛為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飛作非下同

亞圉生組紺為昭 陳浩云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為初始為政 宋板上為字作謂

言天下教命者 纂傳作今言天降命者

謂下羣吏 古本吏作事

惟曰我民迪小子 古本我上有化字

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 毛本父母二字重是也

所為考行中正之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考作進

乃及庶士眾百君子 宋板百作伯

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 宋板無有字盧文弼云疑有字當在民字上○案有疑當作其

以下然竝亦惟天據人事 宋本同毛本竝作茲浦鏗云然疑云字誤○案浦說是宋

板十行本以茲為竝恐誤

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君 古本祖作往

能受殷王之命 古本王之二字倒與疏合

惟服事尊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惟作雖

惟亞雖不為官首 毛本亞下有等字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陸氏曰泆又作逸亦作佚。案泆逸供古並通用。
庶羣自酒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古本兩民字俱作人行上有所字。

人無於水監古本監作鑒下文民監大監同。

我其可不視此為戒古文此作之。

薄違農父案羣經音辨韋部云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

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宋板道字在事字下出井鼎曰不可解盧文昭云服行美事依注行美二字衍。

摠上自劾愆殷獻已下宋板獻下有臣字。

惟工乃泐於酒盧文昭云惟工俗本誤作百工。

乃使也閩本葛本同毛本乃作辯是也。

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宋板命作念是也。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案傳云亦如梓人治材疏云此古梓字今文作梓謂傳中梓字乃古文若今字尚書本則作梓也孔疏本之劉炫其所据者古文也傳既作梓則經亦作梓可知今本經傳俱作梓與疏不合陸氏亦据古文而今本釋文大書梓字注云本亦作籽蓋為後人竄改亦非陸氏元文也。

此古籽字宋板籽作籽案籽乃古文李字借為梓匠之梓取音同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民古本作人。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古本重故字。

聽訟折獄古本折作斷。

傳用小臣與庶人

浦鏗云疑而脫誤案傳用二字未誤與下鄭以為對

與上厥君始終相承

毛本始終二字倒

王啓監

古本監作鑿下皆同

至于屬婦

孫志祖云玉篇女部媯婦人妊身也引書至于媯婦

無令見冤枉

陸氏曰冤一本作以冤○案陸氏此語未詳俟考

惟其塗墍茨

案塗疏作敦下同此亦古文之見於疏者又見羣經音辨支部○案衛包改敦為塗幸正義猶存敦字

亦須禮義然後治

古岳宋板治作洽與宋本疏同

乃後成

毛本乃作然

然後治

宋板治作洽下後治同

乃言修治於未

閩本明監本未作未案未字是

二文皆言敦即古塗字

盧文弨云敦乃敦之訛趙佑云說文賸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敦丹賸孔疏蓋本此即古塗字四字當為疏中之注○案敦當作敦固為有據但孔疏自据梅氏所上之本非本說文也

不是以物塗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不作擦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

傳首纂傳有夾近也三字案傳例不重訓或訓于前或訓于後初無義例

萬方皆來賓服

古本岳本宋板萬作方案方方孔傳屢見後人誤以上方字為万字之訛遂改作萬纂傳已誤夏氏曰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即用孔傳語也

惟欲使至於萬年

古本欲上有敬字無於字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古本居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

萬方皆來賓服

宋板萬作方是也

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

宋板於作欲山井鼎曰似不可解但非行下之所欲

則稍可通○案鼎說亦不可通據疏意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是謂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也先王既然凡為君者亦如先王用常法是謂今亦奉用為亦先王也似當從今本作於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終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